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自赤壁還也

孫權圍合

肥父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兵凶器戰危事前書龜錯之言

今麾下恃盛壯之

氣忽彊暴之虜

以權在軍中故稱麾下

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

將塞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將即亮翻

願抑賁育之勇

賁音奔

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

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

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

雩婁縣屬廬江郡師古曰雩音許于

翻婁音力于翻晉地道記雩婁在安豐縣西南

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

中守將

語牛俗翻

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

燒圍走

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圍合肥劉馥傳云攻圍百餘日孫權傳云踰月不能下由此言



之權退必在  
今年明矣

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

班志淮陽扶溝

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水經

註曰至下邳睢陵縣入淮師古曰渦音戈又音爪狼音

浪湯音

徒浪翻 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水經注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

西西北入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

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也自芍陂上施水則至合肥肥水

又北過壽春縣北入

于淮師古曰芍音鵲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

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潯六叛

潯六二縣皆屬廬江郡賢曰潯

今壽州霍山

操遣潯寇將軍張遼討斬之

潯徒朗翻考異曰遼傳

縣潯音潛

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羣舒蠢動割有潯六乃

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天柱而南徂故置於此因使遼與樂進李

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

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

守武程又翻

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

夏戶雅翻羨音夷

呂範領彭澤太守

範傳

云範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

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

南岸地以給備

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

備立營於油口

改名公安

水經南平郡屬陵縣有油水西北注于江曰油口即劉備立營之處也

權以妹

妻備

妻七細翻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

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恐為所圖也

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

說周瑜

說輸芮翻下同

幹以才辯獨步于江淮之間

言江淮人士無能敵

其才辯者

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

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蔣幹字子翼

為曹氏作說客邪

為于偽翻因

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

處昌呂翻下同

遇知

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

謂蘇秦張儀也

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

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間古覓翻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

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

多

格正也掾俞綰翻

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

著陟略翻

乘好車者

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

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

官寺

朝直遙翻殮蘇昆翻熟食曰殮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中者正道庸者常道程子曰  
今宗一概難堪之行以檢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殊塗檢束也檢押也概與  
槩同行下孟翻下同

勉而為之必有疲瘁

瘁泰  
醉翻

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  
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

論語載孔子之言朱子曰公綽魯大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

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  
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益  
廉靜寡欲而

短于才者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管仲富擬公室築三歸之臺塞門  
反玷鏤簋朱紘桓公用之而霸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

仄陋

書堯典曰明明揚仄陋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

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水經註銅爵臺在鄴城西

北因城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

廉

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

所凡愚

恐時人以凡愚待之也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

除殘去穢

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姦宄逃竄境內肅

然濟子禮翻去先呂翻

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

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

少詩照翻

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

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

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

見五十九卷靈帝中平五年

意

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

為于偽翻

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

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難乃旦翻

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

見六十卷

初平三年降戶江翻

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

見六十三卷建安四年沮在呂翻

摧破袁紹

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

梟其二子

斬譚見六十四卷十年斬尚見上卷十二

年集堅

復定劉表

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

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

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

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

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

言其將篡也度徒洛翻

每用耿耿

耿古幸翻

毛公曰耿耿猶微微也又憂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

為于偽翻

皆肝鬲之要

鬲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

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

離力既智翻

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



實禍也

處昌呂翻

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

靜

謂孫劉也

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

上時掌翻武平陽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

賈且以分損謫議少減孤之責也

少詩沼翻下同

劉表故吏

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

詣京見孫權

京京口城也權時居京故劉備周瑜皆詣京見之後都秣陵於京口置京督又曰徐

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

求都督荊州

荊州八郡瑜既以江

兼得江漢間四郡也

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

梟堅  
亮翻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

謂大計宜徒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

其耳目

好呼  
到翻

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

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謂資之土地  
使成霸業

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

場音  
亦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

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

擊魯取翻  
手取也

不從

不從範瑜  
之言也

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

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

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

謂操以赤壁之敗威望頓損中國之人或欲因其敗

而圖之是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相事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

乞

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

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

蹙子六翻

北方可圖也

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

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

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

復扶又翻下同

方今曹操

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言養虎將自遺患

天下之

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

盱古旦翻晚也朝直遙翻

至尊垂慮

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

死不朽矣卒於巴丘

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

鎮巴江同名處異也據水經註巴丘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置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元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

自迎其喪于蕪湖

蕪湖縣屬丹陽郡

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

登娶其女

為于偽翻  
長知兩翻

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

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妻七  
細翻

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又

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

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

折節下之

長知兩翻  
數所角翻  
折而設翻  
下遐稼翻

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

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酒不澆為  
醇醪汁酒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

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

從之

為孫劉爭荊州張本

考異曰肅傳曰曹公聞權

不以乃分豫章為番陽郡

番蒲何翻

分長沙為漢昌郡

鄱陽今饒州地

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

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

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

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

復扶魯肅為漢

昌太守屯陸口

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

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

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

事

當塗猶言當路也

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

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

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

歷覽之不專精也治直之翻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

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

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

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備

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

耒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鰲山口即耒陽縣耒廬對

翻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

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遺于季翻處昌呂翻百官志司

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功曹從事主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部行部則奉引錄衆事州牧則改功曹從事為

治中從事杜佑曰別駕從事史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  
傳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居中治事主衆曹功曹  
主選  
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

善譚者劇論當世事

也譚與  
談同  
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與亮並為軍

師中郎將  
初蒼梧士變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

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黡領

九真太守

黡胡海翻又才鄙翻

武領南海太守變體器寬厚中國

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

天下般亂變雄

據偏州人但知威尊無復知有天子也長知兩翻

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蠻朝



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

好呼到翻著陟略翻帕莫白翻項安世家說頭巾一名

鴨音鴛一名帕陸游曰栢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

韓文公云以紅栢首已為失之東坡云鼓琴燒香讀道

絳栢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區烏戾翻姓也又虧

前皆為交趾刺史未得為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

守周敞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為交趾刺史建安

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

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劉表遣零

陵賴恭代津為刺史姓譜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風俗通漢有交趾太守賴先是

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

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巨與

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

淮步騭為交州刺史

姓譜晉有步揚食采于步因氏焉番蒲荷翻騭職日翻

士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

誘音西威

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

質音致

由是嶺南始

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

為丞相副

漢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而已未嘗置官屬也領屬先祿勲未嘗為丞相副也

三

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

將兵出河東與繇會

淵之族操所自出也付以西征先驅之任以資序未得為征西將軍

故以護軍為名

倉曹屬高柔諫曰

公府倉曹主倉穀事有掾有屬

大兵西出韓

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

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

操舍關中而遠

征張魯伐號取虞之計也蓋欲討超遂而無名先張討魯之執以速其反然後加兵耳

馬超韓遂

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

其衆十萬屯據潼關

潼關在弘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

關晉所謂桃林之塞  
秦所謂楊華是也

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

晉百官志曰四安起于魏初謂  
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將軍也

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

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叅丕軍事

沈約曰奮武將軍始

于漢末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

門下督督將之居門下者

留統諸

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

姓譜齊有國氏世為上卿又鄭七穆子國

之後為國氏

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

將即亮翻下同

議者多言關西

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

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在我而不  
在敵故可

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刺七亦翻下同

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

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

津據河西為營

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即唐之蒲津關考異曰晃傳曰太祖至潼關恐不

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截其裹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

顧耳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

人留南岸斷後

斷丁管翻

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

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竹中

仲翻褚左手舉馬鞞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

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

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

渭口之東即潼關也

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

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

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

偽許之操復問計策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復扶又翻

詡曰離之而已操

曰解

解戶買翻曉也

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

語移時

遂與樊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

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稠耳

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

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重直龍翻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

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

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

二者皆所以離之也考異曰許褚

傳曰太祖與韓遂馬超等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起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

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故疑此說妄也操乃

與克日會戰

克日者尅定其日也

先以輕兵挑之

挑徒了翻

戰良久乃

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犇涼州楊秋

犇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

缺謂缺而不備

不

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

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

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

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



將之軍也

二將徐晃朱靈也將即亮翻

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

不可勝

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

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

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

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

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

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

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

適丁歷翻

一舉可

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易以

鼓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

降戶復其

翻

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

安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

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

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

仰牛向翻

及超等

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

畜讀曰蓄

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

中二千石

扶風灋正為劉璋軍議校尉

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

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耳

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

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

僑寄也寓也鄙薄也邑邑不樂之意

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

忖度也思也忖寸本翻

常

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

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

為於

偽翻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

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

說翰為翻

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

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讎也

使疏  
吏翻

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

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諸將龐義李異

等皆恃功驕豪

據裴松之註龐義免璋諸子於  
難而李異殺趙韙故各恃功

欲有外

意

謂其意欲  
附外也

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

譙周已記曰劉璋分巴西  
郡墊江已上為巴西郡

劉左將軍有驍名

曹操未備  
為左將軍

故稱之驍  
堅亮翻

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

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

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瑋不聽出權為廣漢

廣漢

縣屬廣漢郡  
長知兩翻

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于州門以諫瑋一

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

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

別駕州之上  
佐故曰股肱

響應於

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

考異曰韋曜吳書曰備前見  
張松後得灋正皆厚以恩德接

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  
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備傳松未

嘗先見備  
吳書誤也

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

盡東有孫車騎

備表權為車騎  
將軍故以稱之

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

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

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

操以急吾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譎古亢翻

每與操反事

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

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

尚書仲虺之言

逆取順

守

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

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

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

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

留營司馬掌留營軍事也備

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

上時掌翻

遣舟船迎

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

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

億計

遺于季翻

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

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

左則蜀外水墊音疊涪音浮賢曰涪

縣故城今綿州城墊江縣唐之合州

璋率步騎三萬餘

人車乘帳幔

乘繩證翻幔莫半翻幕也

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

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

卒讀曰猝

龐統曰

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

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

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

晉百官志曰四鎮通

於柔遠謂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將軍也

所將吏士更相之適

之往也更工衡翻

歡

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

關白水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



備北到葭萌

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昌縣應劭曰葭音家師古曰萌音氓蜀王封

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先主改曰漢壽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

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據林傳時為五

官將功曹

北方吏民樂安厭亂

樂音洛

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

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

為天下之鎮

謂留守鄴也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

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

法圍而後降者不赦

降戶江翻

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

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

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

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

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

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以勸丕不專殺也處昌呂翻

故事破賊文

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

國淵時統留操事上時掌翻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騰諸鄴見上

卷十三年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郿賊梁興

郿縣前漢屬左

馮翊後漢省師古曰郿音敷

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

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

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

降戶江翻下同

宣諭威信

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

治直之翻

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

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

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

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

之長知兩翻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

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弟也

鄭泰見用于董卓而欲圖卓者也

九

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

敦為東海王

時許靖在蜀聞立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濟子  
禮翻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

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秣陵為建業

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皇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改曰

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臺城九里南合秦淮水張舜民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繚繞如垣墻清涼寺距石頭里餘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為二邑自淮水南為秣陵北為建業江表傳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固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

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據所具存宜為都邑獻帝春秋又載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又據晉書郝隆傳隆為楊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遂鎮石頭隆軍西赴遂者甚衆隆遣從事于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遂攻殺隆則石頭在牛渚西詳考是事秣陵軍將赴遂欲自牛渚而西勤王也石頭自在牛渚東

呂蒙聞曹操

欲東兵說孫權夾濡湏水口立塢

說輸芮翻賢曰濡湏水名在今和州歷陽

縣西南孫權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湏水在歷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湏水出巢湖在今無為軍北二十五里濡湏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諸將皆曰上岸擊賊上時掌翻洗足入

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

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湏塢冬  
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

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

執者也

處昌呂翻下同

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

樂音洛

然處

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

重直用翻

乃

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

勲

賢曰禮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

曰弓矢九曰桓鬯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

宗卜史備  
物典策

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

朝直  
遙翻

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

記檀弓曾子  
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

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

請或勞軍於譙

勞力  
到翻

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

叅丞相軍事

輒言專  
輒也

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壽春飲藥

而卒

或傳云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考異曰陳志或傳曰以憂薨范書或傳曰操饋

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孫盛魏氏春秋亦  
同按或之死操隱其誅陳壽云以憂卒蓋闕疑也今不  
正言其飲藥恐後世為人  
上者謂隱誅可得而行也或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



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行下孟翻  
好呼到翻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

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

生民乎

論語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

仁也求也何如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曰赤也束帶立于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

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

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

行下孟翻相息亮翻

其志

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

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

治直吏翻

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

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

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復扶又翻

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

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

史見論語

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

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  
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  
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  
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

晉天文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太微南蕃左執法

東北一星曰謁者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

李蒲內翻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于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

無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

卒讀

曰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

據守關頭

即白水關頭也

聞數有賤諫璋

數所

使發遣將軍還

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

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

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

計也退還白帝

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

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

沈持林翻

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

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

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

州界謂益州界

其憂甚於張魯

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

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

師徒勤瘁

瘁秦醉翻

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

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

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

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

復扶又翻

備大怒召璋白

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

責其無客主之禮也

勒兵徑至

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此用龐統之中計也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湏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

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湏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獲其都

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

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字仲謀

如劉景升

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

語牛倨翻

孫權不欺孤

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十四州司豫冀兗徐青荆

楊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  
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  
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  
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  
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

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

近其靳翻

以問

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

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事見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縣白馬縣皆屬東郡燕春秋



之南燕國也賢曰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鈔楚交翻燕于賢翻

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

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

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

樂音洛

懼必不安

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鄣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

鄣春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立鄣春郡此據吳志書之也鄣音祁

江西遂

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皖縣屬廬江郡賢曰今舒州懷寧縣師古曰皖音胡管翻

濟

後奉使詣鄣

使疏吏翻

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

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丹陽郡已屬孫權濟不得之郡也

五月丙申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

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

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為魏國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

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

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屨

也釋為複履也鄭玄曰複下曰舄鄭衆曰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

軒縣之樂八佾之

舞

周禮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衆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縣讀曰懸舞佾之數天子八諸侯

六杜預曰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佾六六三十六人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宋傳隆曰

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佾音逸

朱戶以居納陛

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玃弓

十旅矢千

旅與廬同  
黑色也

拒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

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

重直用翻

野穀是資

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

梓潼縣屬廣漢郡漢武帝

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潼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立梓潼郡班志梓潼有五婦山駝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墊江註云涪水出廣漢屬國劉氏道微外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于墊江即所謂內水也

其倉廩

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

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

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

以問瀾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

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

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

皆敗退保縣竹

瓚姑回翻又胡隈翻冷魯杏翻姓也按本或作泠泠音魯經翻縣竹縣屬廣漢

郡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

懿詣軍降

降戶江翻下同

璋復遣護軍南

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

復扶又翻下同夏戶雅翻費父沸翻

嚴觀

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

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

雒縣屬廣漢郡雒水所出唐為漢州治所

備進軍

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

鴈江在雒縣南曾有金鴈故名為鴈橋

軍敗任

死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魏公操納三女為貴

人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操三女長憲次節次華節後立為皇后初魏公操追

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叅涼州軍事楊阜

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

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隴西南安漢陽永陽皆隴上諸郡也獻帝起居注初

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為永陽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

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

冀縣屬漢陽郡郡及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

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

復扶又翻

凡萬餘人

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

溫出告急於夏侯淵

夏侯淵時屯長安

外圍數重

重直龍翻

溫夜從

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

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隴右在西方操在關東故曰東方

溫向城大呼

曰

呼火故翻

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

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

誘音酉

溫曰

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

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

降戶江翻

楊阜號哭

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

守此城

號戶刀翻為於偽翻

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

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

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

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

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

氏王千萬畧陽清水氏種也其後是為仇池之羌興國城

名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

喪息浪翻  
假居訝翻

休假也求假猶古之請告請急也

阜外兄天水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

屯歷城

水經註歷城在西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杜佑曰歷城在今同谷郡西七里去

仇池九十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

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

音歔

虛歔許既翻又音希泣餘聲也

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

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

目之視物一出入息之頃則一瞬

馬

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

背蒲妹翻將即亮翻

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



以書弑君也

趙盾晉卿趙宣子也左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疆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超彊而無義多

譽易圖耳

易以鼓翻

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

之負豈獨義山哉

咄當沒翻姜叙字伯奕楊阜字義山負罪負也難乃旦翻

人誰不

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

當之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不以餘年累汝也

累力瑞翻

叙乃與同郡趙

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

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

質音致

昂謂

妻異曰

據皇甫謐列女傳異士氏女也

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

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為重

喪息浪翻况一

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

鹵城當在西縣冀縣之間

昂奉據祁

山以討超

水經註祁山在岷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險固漢水逕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

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二岬有萬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者此也

超聞之大怒趙衢因

譎說超使自出擊之

譎古穴翻說輸芮翻

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

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

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

背父謂馬騰在鄴不顧而反殺君謂殺韋

康也背蒲妹翻

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

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

南奔張魯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七年九月武帝紀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

考異曰楊阜傳云十

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趙衢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叙九

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年

正月益魏史書掇音到

魯以超為都講祭酒

魯為五斗米道自號

鄴之月耳楊阜傳誤也

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都講祭

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

君欲妻之以女

妻七細翻

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

能愛人

馬於度翻

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

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

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

涼姓茂名

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

夔為尚書

魏置五曹尚書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

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

侍中

自是以後侍中遂以四人為定員

鍾繇為大理

大理漢廷尉之職

王修為

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郎中令漢光祿勳之職

陳

羣為御史中丞

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以中丞為御史臺主

袁渙得賞賜皆

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

皦吉了翻行下

孟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

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

加於仁恩者

臚陵如翻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陳羣父紀為漢

大鴻臚

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

見事

十五卷文帝十三年

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也名輕則易犯

易以鼓翻

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

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

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

姦矣

下邳稼翻刑音月穿者穿穴隙踰者踰垣墻

夫三千之屬

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

千剗罰之屬千剗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雖未可悉復

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

所生足以相貿矣

貿易也

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

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

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九

起閼逢敦牂盡桑  
兆涸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  
圍祁山姜叙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  
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北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

北必

寐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

郃古合翻又曷閭翻

超敗走

韓遂在顯親

顯親縣屬漢陽郡班志無之蓋光武所置以封賓友賢曰顯親故城在今秦州成紀

東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畧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

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

魏畧曰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千萬各有

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南入蜀

淵以為遂兵精興

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

水經註反亭水南逕隴西成紀

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燒當等羌居之卒讀曰狎

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

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

謂遂若捨羌而不救獨擁兵自守則其勢孤

救長



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

直重

用翻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

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

塹七  
艷翻

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

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

復扶又翻  
罷讀曰疲

賊雖衆易與

耳

易以  
鼓翻

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

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屠直  
如翻

三月詔魏公

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綬遠游冠

漢制諸侯王  
金印赤綬遠

遊冠董巴曰遠遊冠制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

邪乃直下為鐵卷梁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

夏

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

皖戶板翻

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

彼衆必增

收孰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孰古熟字通

宜早除之閏月

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

土山必歷日乃成

治直之翻

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

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

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

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

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

枹鼓

枹音膚

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

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

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

峽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

守式又翻

還屯尋

陽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

巴東

譙周已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郡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寧為巴東郡唐夔州

開州之地也

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虎

何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降戶江翻下同我州謂益州也

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

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

陽捷為

江陽縣本屬捷為郡劉璋分立江陽郡唐為瀘州捷為郡唐為資簡嘉眉之地今渝州亦漢巴

郡地也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者謂之內水自渝上我瀘至蜀者謂之外水

捷居言翻

飛定巴西德陽

譙周已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西德陽縣屬廣漢

郡唐遂州地

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

賤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

中竹仲翻卒子恤翻為于偽翻

且曰左將軍

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

蓋時人以璋倚備為用備反襲璋議備之

薄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尊門謂璋家門

璋不答雒城潰

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

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

數所

角翻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並如字又於音烏邑音烏合翻

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

說之

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恢此時蓋為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說翰

芮翻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

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

怖普布翻

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

簡姓也魯

有大夫簡叔蜀志曰簡雍姓耿後音訛為簡

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

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

靈帝中平

五年劉焉牧益州至是二十七年

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

膏草野者以璋故也

膏古報翻

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

輿出降

降戶江翻

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

物佩振威將軍印綬

曹公先加璋振威將軍故仍佩其印綬

備入成都置

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凡城中公

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  
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

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

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

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為南中地宅益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

南郡董

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

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

偏將

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晉百官志四平立于喪亂謂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四將軍也

軍

議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

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廉竺為安漢將軍

漢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

職參謀議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

安漢昭德秉忠

皆備所置將軍號也

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

長知兩翻

汝南許靖為左

將軍長史龐義為司馬

龐皮江翻

李嚴為掾為太守

掾居言翻

費

觀為巴郡太守

費父沸翻

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零陵劉巴

為西曹掾

掾俞絹翻

廣漢彭萊為益州治中從事

萊餘亮翻

初董

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

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

事見六十五年

荆楚羣

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

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



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

沈約曰吳立衡陽郡臨蒸縣屬焉蓋吳所置也水經註蒸

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耶薑山東

以書招之已

北流過臨蒸縣北東注于湘謂之蒸口

不從備深以為恨已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

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已復諫曰

復扶又翻

若使

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已閉門稱疾備攻

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已者誅及三族及得已甚喜是時

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

降

稽音啟言稽顙服從也降戶江翻下同

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

璋以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

吳懿費觀等璋之婚

親也

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

彭萊璋之所擯棄也

萊仕益州不過書佐人毀

之於璋髡鉗為徒隸

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

處昌呂翻

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

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

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

許靖是也

許靖與弟劭並有高名汝南月旦評二人者為之也

然今主公始創大

業

主公之稱始於東都改明公稱主公尊事之為主也

天下之人不可戶說

不可戶戶

而說之也  
說如字

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

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

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

藏徂浪翻

競取寶物軍用不

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

易以鼓翻

但當鑄直百錢

直百錢一

錢直百也杜佑曰蜀鑄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平諸

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

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

滅無用家為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

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

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

都定猶言皆定也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詩

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

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

調徒弔翻

得其歡

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

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

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

扶姓禁名帥讀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

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  
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  
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

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

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

同相吏翻

備

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

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

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雒

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郪

天寶方改以峻為梓潼太守瀾正外統都畿

備都成都以蜀郡為

為梓潼郡

都畿內為謀主一殄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

殄千安翻睚五懈翻

眦士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瀾正太縱橫

懈翻

橫戶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

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

肘腋

事見上卷十四年

瀾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

制

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

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

治直之翻

瀾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

九卷高帝元年

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下還稼翻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

等初至為客益州人士則主也

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

苛民怨匹夫大呼

呼火故翻

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

弘大也 劉璋暗弱自焉以來

焉璋父也

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

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

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

於斯而著矣

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治直吏翻

劉備以零陵蔣

琬為廣都長

長知兩翻

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

治時又沈醉

沈持林翻沈醉言為酒所沉滯也

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

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

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重直用翻言再三加察也

備

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

擊孫權留少子臨菑戾植守鄴

少詩照翻傳云太祖戒之曰吾昔

考異曰植

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又云植太和六年堯年三十一按植今年年四十一矣本傳誤也

操為諸子高選官屬

偽為于

以邢顯



為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顯魚容翻防隄也閑闕也防以制水閑以

制獸皆禁止之義也撓奴教翻

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

漢制列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主侍侯使理家事楨音貞

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

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

焉 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

智以料事防以保身

自從

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

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

止

去惡之去羌呂翻荀或字文若荀攸字公達

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

信吾沒世不忘

或為漢尚書令  
攸為魏尚書令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

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  
西郡枹音膚賜支河首在金城河

關之西建自以居  
河上流故以為號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

操使夏戾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

郃等渡河入小湟中

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  
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

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  
之間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小湟中

河西諸羌皆降

降戶  
江翻隴右平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

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

而殺之

為于偽翻  
惡鳥路翻

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

見賢

遍翻下同任音壬勝也  
不任猶言不勝也

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

執刃挾之

以其領兵懼其為變故防之  
也朝直遙翻下同見賢遍翻

操出顧左右汗

流浹背

浹即  
協翻

自後不復朝請

復扶  
又翻

董承女為貴人操誅

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倭

倭如林  
翻孕也

累為請不能得

為于  
偽翻

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

賊人者謂之殘  
逼言其逼上也

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

董承  
誅事

見六十三  
卷五年  
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收

皇后璽綬

郝丑之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

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

華子魚有名稱

于時與郗原管寧號三人為三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所為乃爾郗原亦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獨管寧耳當時頭尾之論益以名位言也嗚呼壞音怪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

坐

卧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

被皮義翻復扶又翻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

漢御史大夫三公也故以

呼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

下遐所生二稼翻

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二月魏

公操至孟津 操以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之蓋

操所置掾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覈而窮竟之也 而亡

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疾惡也書曰爾母念疾于頑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

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誘音酉 正如前科

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復扶又翻下同 柔恐自今在軍之

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

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女

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

武都本白馬氐

所居之地武帝開以為郡氐人塞道

塞悉則翻

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

郃古

合翻又夏四月

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

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岐州

寶雞縣是大散關在其西南河池縣屬武都郡余據大散關在今鳳州梁泉縣

氐王竇茂衆萬

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

等共斬送韓遂首

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

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

數所角翻

權遣使謂備曰

使疏吏翻

劉璋

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

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

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

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

孫吳

謂孫武吳起也

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

又翻

復扶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

於吳會

吳會謂吳地為一都會會讀如字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

何肯守

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

樞者門戶所由

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未得其樞若自相攻伐是借之以可動之樞也

使敵乘其隙非

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

朝直遙翻

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

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

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言宗室被攻而不能救無面目以立

於天下也

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

秭歸縣屬南郡唐之歸州諸

被皮義翻



葛亮據南郡

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荊州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以江陵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

南平郡亮所據蓋江南之南郡也

備自住孱陵

孱應劭音踐師古士連翻

權不得已

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

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

撫之

數所角翻好呼到翻

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

備求荊州諸郡

時權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司馬也瑾自長史轉中司馬

位任益不輕矣瑾渠吝翻

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

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

謂延引歲

時也孟子曰久假而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

知長

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兩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

翻

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

降戶江翻下同

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

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

羽

益陽縣屬長沙郡應劭曰在益水之陽輿地志今潭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州益陽縣漢故城

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里其城魯肅所築飛書召呂蒙使捨零

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

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

郝普字子太郝呼各翻

今左將軍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

方首尾倒懸

縣讀曰懸

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計力度慮而以攻此

復扶又翻度徒洛翻下同

曾不移日而城必破

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

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此家謂郝普也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

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

為于偽翻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  
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  
孫河委以後事

考異曰按孫河已死或他人同姓名耳

即日引軍赴益陽

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

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

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

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

數所角翻

羽曰烏林之役左將

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

即謂赤壁之戰也行戶劉翻

豈得徒勞無一

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

塊若潰翻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

於長阪

事並見六十卷十三年

豫州之衆不當一校

校戶教翻

計窮慮

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

謂欲投吳巨也

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

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

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

私獨謂私其一已之所獨也墮讀曰

藜好呼到翻下同

今已藉手於西州矣

謂得益州有以藉手也

又欲翦并

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

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

考異曰備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

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劉  
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

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  
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

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班志湘水出零陵陽海山至鄢  
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

里吳蜀分荊州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以湘水  
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夏戶雅翻

諸葛瑾每

奉使至蜀

使疏  
吏翻

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

七月魏公操至陽平

水經註瀘水發武都氐中南還張  
魯城東城因峭嶺周廻五里東臨

峻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  
盤道登陟二里有餘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東對白馬

城一名陽平關，澧水南流入沔，謂之澧口。或曰陽平關即今興元百牢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在漢中褒城縣。

西張魯欲舉漢中降。降戶江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

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

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易以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遠于

願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

人商度。度徒少如人意。少詩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

登，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

軍截山而還。沮在呂翻，截山者防其追尾。遣大將軍夏

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衛

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兵後語

惇

語牛倨翻

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

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

考異曰武帝紀曰公至

陽平張魯使弟衛等據關攻之不拔乃引還賊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櫟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劉曄傳曰太祖欲還令曄督後諸軍曄策魯可克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魯乃奔走郭領世語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郭誡曰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廐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高祚等誤與衛衆遇衛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魏



名臣奏載楊暨表曰武皇帝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復張衛之守益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又載董昭表其承涼州以下皆昭表所述必得實之今從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閭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

不如依杜濩赴朴胡

杜濩賓邑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楯蠻渠帥有羅朴督鄂

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此所謂七姓夷王也其餘戶歲入實錢口四十故有賓侯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與

相拒然後委質

質如字

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

今興元府古漢

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于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彌雲兩角去天一握彌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

興元寶  
孔道也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

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

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

南鄭縣漢  
中郡治所

甚嘉之又以魯本

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

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

光武

語岑彭等曰人苦不  
知足既得隴復望蜀

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

蜀曰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

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

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

少詩治翻治直

之翻相息亮翻冠古玩翻將即亮翻下同

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

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

考異曰劉曄傳云備雖斬之按備傳云

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猶在公安也

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

不讀

曰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益窺覘備之守蜀有

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

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

都護將軍以盡

護諸將而立號光武始以命賈復

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

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

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樂音洛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

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

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

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

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諸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

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

我必矣比必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

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

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欲獨出戰也李典素與遼不睦

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

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

椎牛犒饗犒苦到翻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

斬二大將大呼自名陳讀曰陣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

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戟權不

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少詩治翻遼急

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

號戶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復扶又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披普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

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

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張遼覘望

知之硯丑廉翻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

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

被創度權已免乃還被皮義翻創初權乘駿馬上津橋

上時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親近監

掌翻姓也利名也江表傳曰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

使權持鞍緩控控即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著陟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

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

怖幾居希翻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

其淚曰大慙權慙謝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論語子張

以孔子之言書諸紳故以答賀齊九月巴實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

舉其衆來附實咸宗翻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濩為巴西太守約為巴郡太守皆封列侯後三人皆為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爵十

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十

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降戶江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

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賢曰閬中縣屬巴郡今隆州余

州杜佑曰閩中今閩州城閩音浪

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閩圃等皆為列

侯

習鑿齒論曰閩圃諫魯勿王

事見六十四卷建安六年

而曹公追

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

塞悉

則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

此引前書

徐福焦頭爛額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

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

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

杖除兩翻

干戈不

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戾選龐惠皆隨魯降

程銀戾選關中部帥也龐惠馬超將也渭南冀城之敗皆

奔張魯惠古德字

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惠立義將軍

張魯

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

此為割蜀之股臂也

三巴巴東巴西巴郡也

備乃以權為護軍率

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

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

宕渠

縣本屬巴郡時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杜佑曰俗號車騎城是也宋白曰宕渠城漢車騎將軍馮緄增脩俗名車騎城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

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

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

軍殷署等督領

平難將軍曹氏所置難乃旦翻

以扶風太守趙儼為關

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

行者不樂

樂音洛

儼護送至斜谷口

斜余遮翻谷音洛又古祿翻

還未

至營署軍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

聞之各驚被甲持兵

被皮義翻

不復自安

復扶又翻

儼徐喻以成

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



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

料音聊量度也理也

八百餘人散在

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

率讀曰帥所類翻治直之翻

餘

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

大營謂操營也將讀如字送也

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

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

營大駭不可安諭

不可以言語諭之使安帖也

儼遂宣言當差留新

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

差初皆翻擇也

其餘悉遣東

遣之東赴

操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

主者主兵籍者也差初皆翻擇

也又初加翻言以等差別異之也別彼列翻分也異也

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

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

上時掌翻

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

分布于行者之間羅列而遮落之也

東兵尋至

東兵劉柱所將之兵也

乃復脅諭

復扶又翻

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

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

為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

中尉秦官漢因之至武帝改為執金

吾今操復置中尉實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則漢執金吾之職也

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

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

省悉景翻

時乎時乎會當有變

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

好呼到翻

時有與

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

以會當有變為意旨不遜

操

怒收琰付獄髡為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對

賓客虬須直視

虬須卷鬚也直視者目不他矚也復扶又翻下同

若有所瞋

瞋昌

真翻怒目也

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

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

為于偽翻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

吾也乃復為崔琰舂望

舂有二音音窺瑞翻者望也言有所覲望也音古穴翻者怨望

也此當從入聲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

死友言其背公而相為死也為

于偽翻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

地所覆載

覆數又翻

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

孟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

荷下可翻

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

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

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

分扶問翻

操曰所以不考欲

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

市朝

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朝直遙翻

若

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

不安操卒不窮治

卒子恤翻治直之翻下同

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

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

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弈

東莞縣屬琅琊國春秋之

鄆邑也晉置東莞郡唐密州莒縣即其地也莞姑丸翻

獨不事儀儀譖弈出為魏

郡太守

操既居鄆建安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于鉅鹿之饒陶

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  
魏郡十八年分置東西都尉此以自相府掾屬補郡為

出

賴桓階左右之得免

左右讀曰佐佑

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

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

害人

少詩沼翻下遐稼翻焉于虔翻

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

乎

為丁儀被誅張本朝直遥翻

崔琰從弟林

從才用翻

嘗與陳羣共論冀

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

有邂逅耳

邂逅下懈翻迨戶茂翻

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

代郡烏桓單于

其一曰普盧其二曰無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臣氏其三則未之聞也

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

漢公府有倉曹有掾有屬主倉穀事

欲授以

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

橫戶孟翻

今多將兵往必懼

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

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龍服

龍服質涉翻

初南匈奴久居

塞內

南匈奴自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即入居塞內

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

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秋七月南

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

朝直遙翻

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

賢王去卑監其國

監古銜翻下同

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

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

分為左右

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而盟國者居平陽帥所類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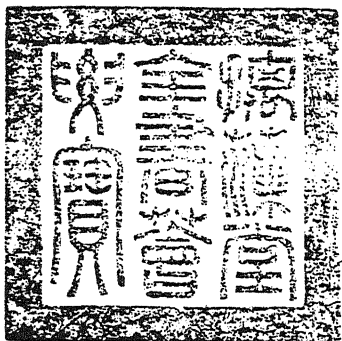
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

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